

# 最“圆满”的月饼

## 云端的那拉提

木讷

在新疆高远的天际边,隐藏着一片如梦如幻的仙境——那拉提草原。踏入这片天地,仿佛置身于云端之中。

天空湛蓝如宝石,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洁白的云朵如同棉花糖般飘浮着,低得仿佛伸手可及。微风轻轻拂过,云朵悠悠变幻着形状,时而像骏马奔腾,时而像仙女翩翩起舞。

绵延的草原一望无际,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绒毯。嫩绿的草儿在风中摇曳,发出轻柔的沙声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草原的故事。草丛中,五颜六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地绽放,如繁星般璀璨,给这片绿色的海洋增添了几分活泼与浪漫。

远处的山峦起伏着,线条柔和而优美。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,犹如大自然为山峦勾勒出的美丽裙边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山峦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色,层次分明,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

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觅食。洁白的羊群像云朵般散落在草原上,黑色的牦牛则显得沉稳而庄重。偶尔有骏马奔腾而过,马蹄声响彻云霄,那矫健的身姿展现着草原的奔放与豪迈。

那拉提草原上的河流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,蜿蜒穿过。河水清澈见底,波光粼粼,倒映着蓝天、白云和四周的美景。河边,垂柳依依,枝条轻轻拂过水面,荡起一圈圈涟漪。

## 烧番塔

谭旭日

每年中秋一到,南粤大地上流传的烧番塔特色民俗活动,就会在许多古镇古村里举办。

烧番塔又名烧花塔、烧瓦塔、烧瓦子灯,在岭南地区流传已久。中秋节前夕,村子里的大人们聚在一起砌番塔,挑砖的、堆砌的,忙得不亦乐乎,孩子们则从家家户户抱来柴火。

村民们用红砖砌一个圆锥形的空心塔,塔身一般用砖头或瓦片做建材,围叠而上,塔身逐渐收小,最后封顶而成,下面有几个孔,用来塞入木柴、稻草。塔高四五米,下大上小,底部直径两米左右,顶部直径1米有余,底部用以添加燃料的方孔长约80厘米。

中秋晚上,村子里有威望的人主持仪式之后,村民们便开始往番塔里添柴。青年们轮番将柴草、木糠等燃料投入塔中,不断搅动塔中的燃料,熊熊燃烧的火焰夹带火星向上飞升,迅速跃出塔顶,冲向天空,高可达数米。火星越多,火焰越高,预示生活越红火,来年越兴旺。村民们聚在番塔旁观看,他们乐意拿自己家的柴添上一把火。还有人带月饼,有人捎粽子,与大家一起分享。

据说,烧番塔既是体力活,也讲究技巧,为了让番塔烧得更旺更有看头,村民们烧的时候还会放些粗盐,这样可以使温度更高,粗盐爆裂后绽放出无数的小火花,等柴火燃尽后整个塔身都被烧得通红。火花沉淀后,有人用扇子向塔口扇风进去,熊熊的火花就会从塔洞散发,向塔顶集中喷发,同时还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,在夜色中非常壮观。

相邻的村子之间也有烧番塔比赛,看谁的火光最厉害,谁的番塔烧得声势最壮。远远的,甚至可以看到邻村番塔顶上的火光。

这样的盛景,如今是各地发展文旅的大事,每次都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前来观看。中秋烧番塔,已成为岭南非遗,在延续古老民俗的同时,也让更多人领略岭南的文化魅力。

## 萝北那地方

张长水

车门一开,凉风习习,顿时神清气爽。此番我随朋友自驾来东北,一则陪王经理回乡探亲,二则为躲避北京的酷热。黑龙江与北京千里之遥,我不曾到过这地方,有当地朋友做导游,是件难得的美差。王经理“北漂”十年,衣锦还乡,一路上兴致勃勃,忆旧事、谈美食、说风光,吊足了我们的胃口。

萝北县名山镇,位于中国地图“鸡”嘴上方,隶属黑龙江省鹤岗市,是一座边陲小镇。黑龙江水面宽阔,隔江为俄罗斯。当日晚餐就在江边,夕阳西下,江枫渔火,烤串啤酒,暑热疲劳烟消云散。

东北人性情直率,王经理次日就兑现了来之前的承诺。第二天中午再赴江边,林荫道偏僻处,临时搭起两方小灶,一锅炖江鱼,一锅烧菜,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馨香,一张方桌一圈圆凳,静候在树荫下。东北菜量大味道浓,铁锅炖、灶台鱼在北京已非常普遍,但“正宗”的东北野炊,我还是第一次体验。

小镇北靠江堤,周边环绕着农田,江边有宾馆饭店,镇上有旅游服务市场,渔民每天的生鱼交易也在这里进行。中俄互市贸易区大厅内,俄罗斯商品琳琅满目,我们在“抖音”“快手”等平台看到的椴树蜜、牛筋汤,以及各类生活用品,货架上面应有尽有。

这几天,我们早晚来江边散步,到俄罗斯商品大厅购物,乘游船欣赏黑龙江两岸风光,还去了名山大观“黑龙江流域博物馆”。名山大观坐落江心,植被以榆树、胡桃楸、黄菠萝、水曲柳等高大树木为主,小道林荫,遮天蔽日,有不少名贵树种挂着标牌。

在江边,与当地老乡聊天,他听出我是北京口音,问我是不是北京知青,他说北京人重情重义,经常有知青回萝北忆旧访友。我猛然一惊,如梦初醒。这些天只顾游玩,不曾想此地即是北大荒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北京青年一马当先,最早来东北垦田拓荒。由此向南十几公里,便是全国知名的共青农场。

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稻田,共青农场一望无边。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,眼前是蓝蓝的天,静静的云,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田园画。这个时节,水稻扬花,稻田馥郁芬芳,空气新鲜。昔日北大荒,已变成今天的米粮仓。

回家的路上,大家畅所欲言,王经理问我,明年是否再来萝北?是否考虑在江边租个小院?她说:“我们这吃风淳朴,生活简单,冬有地暖,夏有江风,最适合养生度假。您在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,细细品味东北生活,一定会有不少收获。”我抓住机会,爽快作答:“好啊!我还想吃江边烧烤,还来品尝罗鱼整花鱼,若有时间,或许还能挖掘一些北大荒创业故事呢。”

马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家了。

巧的是我现在的这个小家,正好有一面朝东的窗,且无高层遮挡。中秋夜酒足饭饱后,一家人可以挤在窗前静静地赏一会儿月,然后再分吃月饼。看着儿子大快朵颐的样子,我不禁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分吃月饼的情景。一直我都以为那是因为僧多粥少的缘故,可后来条件好些了,母亲却还是照样给我们分着吃。我不解,有一次就忍不住问了母亲,母亲笑了笑,说:“这中秋节的月饼不同于往常,它是有灵光的,一定要吃的圆满才行。一个月饼,娘看着你们分开来吃,是分也是合,虽然你们一人只吃到一小块,但在娘心里却又合成一个完整的月饼。”

那一刻,我恍然大悟,原来这世上亘古不变的除了天上的那轮中秋月,还有母亲爱儿女的那颗心。

“一个月饼分开吃,是分也是合”,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听到过对“圆满”最美的诠释。

意,但那毕竟是照全家福,我这个外人又怎能那么不知趣呢!尤其是科长那个不经意间说出的“也”字,更激起了我对家的深深想念。

也就是从那次以后,我才真正读懂了中秋节的含义,那是一个跟家关联最近的日子。为此,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,不管我身在何方,每年的中秋,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到老家陪父母过节。刚开始是一个人,后来便是携妻带子一块回了,那一次次舟车颠簸的记忆,也让我一次次地体会到了回家过节的幸福。

直到父母都离我而去后,这回家过节的脚步才戛然而止。尽管每年老家的大哥大姐,还有同窗、发小都会提前打电话来问一句:是否回来过节?但支吾半天后依然决定还是不回了。每次放下电话,我都禁不住陷入沉思,回“家”过节,变成了回“来”过节,这一字之别,心里顿感落寞。我开始明白,没了爹娘的那个地方,虽然也叫老家,但已经是广义上的家了。再言及“回家过节”时,心里立

那个时候,家对我而言已不再是乐园,甚至都有点厌烦,一心只想逃离它。外面的世界很大,也很精彩,家的概念便在心里日趋淡化,总喜欢豪情满怀地说:好男儿志在四方,人在哪,家就在哪。然而,一到中秋节,那份豪情便开始降温,心底不知不觉就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,满脑子都是爹娘的影子,鼻子酸酸的。

如果是独处一隅尚好,尽可以望着天上的月亮,想想千里之外的母亲此刻也一定在抬头望着月亮,然后掉几滴泪,也就算过节了。但倘若在别人家那滋味就更甭提了。记得我是在辽宁丹东服役第二年的那个中秋节,当时正赶上我在沈阳学习,我们政治部宣传科的盛科长特意邀请我到他的家里过节,“盛”情难却,我便去了。晚餐很丰盛,科长一家对我也很是热情,只是席间科长的女儿提议拍张全家福时,我顿觉尴尬,赶紧闪在一边。这时科长亲切地招呼我:“小刘,你也过来吧,没关系的。”我连连摆手,心里十分晓得科长的善良与好



### 当长城拥抱大海

这是9月19日拍摄的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角山长城。雄伟的长城与碧海青天相连,海天一色,云水苍茫,形成长城“拥抱”大海的独特景观。

新华社记者 郝建伟 摄

## 我的退休协奏曲

王小明

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工夫,就到了60岁。人到了老年,退休,这是常理,谁都会有这一天。退休生活怎么过?这悠闲的时光应该怎么打发?思来想去,我有了主意:吹响“协奏曲”,唱好“大合唱”,过一种有声有色、有滋有味的老年生活。

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;别的不说,先上装备。退休半年前,我就买了笔记本电脑,开始做计划,搞方案。退休了,身体是歇息了,但无论如何不能让脑子也歇着,动起来。

写——把自己大半生的人生经历,能写的,都写出来!写东西,咱可是有“创作室”的。吃过早饭,跟平常上班差不多的时间,身背笔记本电脑双肩包,到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的同文书店,“上班”去喽。

去的多了,混了个脸熟,也就跟书店的工作人员熟悉起来了。遇上电视台来采访报道书店,人家就推荐我,让我“吧嗒”几句——

“我是一名退休人员。我觉得同文书店

为喜欢读书、学习、写作的人们,提供了好去处,更是为文化润疆提供了一个好载体。”记者的采访一次就成功,临了人家还问我:“您在书是做什么的?”我笑而不语:“退休了,就一普通的小老头!”

退休一年多,自我感觉写作成果也挺“显著”:目前为止,已完成了两部作品的书稿(草稿):第一部《家国情怀一家子》,第二部《战火中的姻缘》,现在手头上正在写着第三部《战士的敬礼》,已经有十几万字的规模了。

我写的内容,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亲身参与的老山作战题材。我想,只要身体允许,我就会一直写下去,一直写到“地老天荒”!

除了动脑筋,保持强健的身体也是退休后一等重要事情。

在单位,或许您当过领导、干过大事,退休后,听听劝,千万别光赖在家里等着吃,整天沙发上一坐不想动,那是在损害自己的身体。得想着法子,做点事,让身子骨动起来。

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一天,妻子突发奇想,说:“我们进行一下家庭工作分工吧。”容不得我发话,她就直接分工了,“咱俩结婚这就快

40年了,家里的活都被我一个人给承包了。从今后,你就是副班长。”

“副班长职责,你记着吗?”妻子接着问。“整理内务,打扫卫生!”我当兵21年,这个,我再熟不过了,张口就来。

做家务,首先从洗碗做起。逐渐的,洗衣、擦地、拾掇卫生间这些家务活,基本都给我“大包大揽”了。妻子还时不时地鼓励我:“‘副班长’工作做得不错!”

听到“班长”妻子的表扬,我干劲更足了。当然,我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,工作量也在逐步加大……

一天下来,写作两个多小时,做家务活一个半小时,跟妻子走路一个多小时……我觉得,这样的退休生活挺有规律,也挺开心的,这也许就是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常态了。

做一个身体健康,到了“七老八十”生活还能够自理的“小老头”,不给社会添乱,不给子女添堵,就算是实现了我退休后的想法和目标。

一静一动,有思有做。如此的退休协奏曲,也许正是人生的最美好乐章!

意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啊。”我终于翻了身,开始按正面了,看到了向姐的脸。向姐敷衍地笑了一下,马上又换了个话题。“我走了以后,你让我老公帮你继续调理吧,他手法比我好太多了。”

“回去也挺好,这里吃得太一般了,没什么肉,菜又油又咸。我老公做饭后,又心疼我干一天活儿。每天下班回去就做点肉吃,再喝上两瓶。”话里话外,她是很幸福的。

关于酒,之前她曾和我说,经历过太多事,很多年都只能靠喝酒睡上一觉。不过,现在在两个店,跟平常上班差不多的犒赏。虽然在一个店,两个人真正能坐下来交流的时间并不多。

中午的时候,我向姐叫了一份外卖饺子。向姐很足,还拿了一份腊肉给我。“来北京这么长时间,都说北方的饺子好吃,今天算是吃上了。”事实上,这家饺子店离他们的按摩店也就两站地,很有名,随便一搜就有推荐。

她吃了几个,赶紧收拾了打包盒,说要把剩下的留给老公下了钟吃。我说你可以再吃几个,反正我也是叫她两顿的。她犹豫了一下,又吃了一个,速速地又盖上了。

我走之前,她说了很多感谢语,其中有一句我记得真切:“妹妹,希望你理解我这个当妈的不容易。”我和她说:“姐,你对自己好点。”

刘世河

说来这天地万物中,胸怀最博大的应该就是月亮了吧。世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尽可以对它倾诉,而它则照单全收,绝不会厚此薄彼。这种博大,总让我想到世间父母对儿女的无限包容之心。

月亮亘古不变,但家的概念却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改变的。儿时记忆里的家堪称乐园,中秋节更是天天掰着指头盼望的一个日子。那时过中秋,尽管家里日子拮据,但母亲无论如何都会让我们姐弟几个吃上一回月饼的。只是月饼要分着吃,一个月饼掰成几份,由母亲亲手分发。尽管从未有口福一口气享用过一个完整的月饼,而且月饼的馅料也很单一,清一色的老五仁,可幸福感却是满满的,一小块月饼便足以撑起整个童年的快乐。快乐变得不再纯粹,是在长大以后。这

## 静寂

张锦弛

风静寂掠过山岗  
向我倾诉  
树梢领首  
承受一千吨力量  
水流无声  
紧紧贴着坚硬的河床  
仿佛一匹四马奔腾后留下寂寞回响  
石头沉默  
任水流打磨它的棱角

夜悄悄漫上村庄  
压住所有喧嚣  
大地沉入静默的梦境  
我想我的心也是静默模样  
把生活种种味道埋藏  
任凭多少锋利言语  
刺不破这宁静

## 秋来野蔬香

黄泽鸿

秋日,天高云淡,稻谷飘香,黄叶纷飞,正是寻觅自然馈赠的好时节。秋天的丰饶蕴藏于每一株野蔬之中。田埂旁的墨绿马齿苋,溪边的翠绿蕨菜,林间小径上的淡黄苦菊,山脚下白嫩的萝卜……步入秋日的田野,采摘野蔬,仿佛与大地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。无论哪一样,那属于秋天的特有清香,总能勾起我心中那一抹淡淡的乡愁。

犹记儿时,放学归来,常常顺路摘些马齿苋,拿回家让外婆做成凉拌菜。外婆会细心地将马齿苋洗净,用蒜泥、醋和少许糖调制的酱汁拌匀,那脆爽的口感配上微酸的调料,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独特的清凉小菜。

而蕨菜,相较于家常蔬菜,拥有更为浓郁的香气,仿佛将整个秋天的气息都浓缩在这细细的茎叶之间。它们从湿润的土壤中探出头来,宛如一个个好奇的精灵,在秋风中摇曳生姿。摘下一丛蕨菜,轻轻一折,那清新的芬芳便扑鼻而来。蕨菜炒肉片是最常见的做法,将新鲜的蕨菜快速焯水后,与切成薄片的猪肉一同翻炒,肉片的油脂与蕨菜的清香相互交融,成就了一道简单却美味的佳肴。

秋天的餐桌上,怎能缺少苦菊的身影?苦菊以其特别的苦涩口感而著称,却不失为一道清爽的开胃菜。选取最嫩的部分,用开水略烫,然后与蒜末、酱油、香醋等调味品拌匀,即成一道简单易做的凉菜。这道菜不仅能够帮助消化,还能唤醒因秋燥而稍显疲惫的胃口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,四季更迭秋意浓。秋日,叶已黄,野蔬香,情长长。

## 她离开了北京

苏墨

向姐和我说,她要回老家了。我心里有点气,感觉又被套路了。我上个月刚在她这儿充了卡。当时,她和我谈,特意申请了三个月内半价,正好能把我的问题调理好。

当然这种冤大头钱我花了不少,也不能真生气。烦的是换一个人又要和我聒噪。向姐边给我按肩颈,边和我诉苦,上次端午回去,看见小儿子被爷爷奶奶揍得身上好几块青。

“因为啥啊?”她家的小儿子才三岁,是和二婚的老公生的,她老公也是店里的按摩师。她总给我看这个小儿子的视频,白胖白胖的,一看就是爷爷奶奶的“梦中情孙”,怎么就挨了打呢。

向姐说,孩子睡午觉,爷爷奶奶就出去打牌了,醒了没看见大人,就自己出去找。爷爷奶奶回来没看见他,就出去找,找到了就一顿胖揍,还拿皮带抽了两下。

“我给他洗澡,碰一下就往后躲,怕得不行。”向姐说,其实平时爷爷奶奶对孩子不错,至少在他们手里孩子就胖,她自己带时孩子就不爱吃饭。

还有她和前夫生的二儿子,上学的时候托管班班主任,一个月给2000元钱,吃住都管,放假了就没管了,自己在家做饭吃饭睡觉。

“我怕他自己在家就玩手机。”向姐的二儿子之前抑郁了一个学期,休了一年学,也是刚复学的。“老二是个秀才,原来学习特别好,学校都是前几名,还是我影响了他。”向姐觉得自己长年在外打工,又离了婚,是造成孩子成绩一落千丈的原因。

为了是,我为她选的按摩师,需要趴着,导致我几乎很少端详向姐说话时候的表情。但听她的语气,是走心的。

老二挨了打,怨自己。对了还有老大,已经二十多岁了,也在北京干按摩。“老大是你亲自带的,总不是你的错了吧?”我问她。

她半天不说话,后来说,老大现在也不喜

欢做这个工作,以后也是个事儿。

“可是,你不出来打工,又拿什么去养孩子呢?”我试着宽慰她。

向姐和我说,前夫不管孩子,也不给抚养费。现在的老公,是她的老乡,都是湖北恩施农村的。他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,出了事故,吊车上掉下来了,差点没了命。工地上一次性赔了医疗费,有20多万元,“在小20年前,可不是小数目了。”但是忽然得了这么多钱,就被亲戚们盯上了,这个借一万,那个借两万。结果到第二次做手术的时候钱就都没了,伤只治了一半。这直接导致她老公现在每年都要去治,不然没法工作,每次都要花费三四万元,又要误工,算下来一年也就挣半年的钱。

“之前我也在老家镇上的商业街开过按摩店,干不过来的人情世故,真来调理的,就被疼得不行了来了一次,能忍了就下地干活儿了,根本不办卡。”向姐也不避讳,这行就是要忽悠顾客办卡。

“所以,孩子的事都不能怪你,谁也不愿